性本善

梅濤 文　馮滿園 圖

二六八：開條黑影撲刼汽車

海產酒樓吃過晚飯後，安妮開車，三人到天堂奶多俱樂部跳舞，這是奧谷豪華廳歌跳舞之地，有中東來的歌法，有東洋走碼頭的暗燈慢性脫衣舞，偶爾有「人妖的誘惑力」表演，人妖在去芭堤雅的中途有個市鎮，專有一家戲院表演。票價要二百多銖——折合八十元港幣。許多遊客爲之着迷——「女人也沒有他似女人，妙在絕色，妙在女氣百二十分！」

「人妖表演在這裡，不可能有那麼好！」安妮同小吳，都不太抱希望。他們開始跳舞，陳其禮同她兩人划拳，其禮先同小吳跳。她的細柳細腰，令他回味初次同她一舞的情境，但現在，她一下池，就全身上下貼住了他，而且她竟用「那話兒」同他的「這話兒」隔衣搔癢。

「不要這樣，弄得我不能同座位了！」其禮求她，她不理，但富音樂變換時，她招手叫安妮來「接力」。安妮一貼身就嘻笑：「這是怎麼啦？而她太頑皮了！」安妮同他「頓貼頓」，他在她耳邊細聲說：「我們同座位去，趁燈光變暗時……」安妮慌了——「我也吃不消！」小吳忍住笑說：「馬斯特，假如是正式交際舞，可醜死人了！」安妮像像伸手捏他，他縮了身子，低聲抗議：「難道一定要丟人麼？」

人妖表演了，原來是東京來的，藝名「櫻花四施」。不意表演絕佳，非但嬌媚，而且秀腿和手腳並淫笑，雌兒蕩氣十足。「她可能是東京男妓？」其禮低聲說，但安妮不信：「她一場可能一千美元呢！」

十一點前，三人離開，安妮以爲他回家，其禮却說：「分別一禮拜，我住你們新屋，週身不舒服，好好熱水浸浴，擦擦全身！」他已週身不安，他坐中位，三個擠在前座。——「老兄風，開向東郊！」小吳提議——「給我爲爆，麗她！」

她只好聽話，但突然縮手，他在耳邊低聲說：「求求你！」安妮全聽到了，教訓小吳：「你是怎麼了？他難過得厲害呢！」小吳靜下來，暗中握手。其禮偷過左邊吸吻，她由他吞着長壽香津。車東出很遠了，月色通明，在一條小河的大橋下泊了車。「不要開窗，鎖好，可能有刼匪！這是常出事的地方！」

遠遠有兩條黑影，約半哩以外，對汽車跑來。——「快打轉，快，安妮！」小吳大驚，安妮開動，正轉吱一個急彎時，兩條黑影已跑近車前只差十幾步——「呢！呢！」但車窗緊閉，聽不見，車已飛轉過來，一踏油門，閃脫了危險——「沉住氣，小心車出事！」

二六八：昇帽我戴

師姐容曰：「乜你同老婆離婚又關我事者耶？」

王占美曰：「當然要講明！人人都知佢昇帽我戴，但佢話有，又話你幾時見過頂帽，眞激氣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不應該指責佢，你講過你兩公婆各有各，爲乜干涉佢自由呢？」

王占美曰：「有錯，但我爲了你，有法子再忍受落去嘛，我不想老婆購輪廠。」

師姐容吃吃笑，曰：「乜佢開輪廠耶？」

王占美曰：「我梗知喫，佢玩歌星，又玩藝員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都可以玩喫，你不是亦有玩者乎？好多人話你玩銀碼。」

王占美曰：「有咁嘅事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眞係有？我唔信。」

王占美曰：「此乃過去之事，好多我話有，你不會信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幾公平呀，佢有佢玩，你有你去玩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乜你同你擺明追我，就是煩惱喇！」

王占美曰：「當然關你事，海倫，我說過要追求你，要娶你爲妻，所以我要有行動，咁已足夠証明我是愛你的喇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如果咁都可以証明，世間就不會咁多煩惱事喇？」

王占美詫曰：「你有乜煩惱咋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擺明追我，就是煩惱喇！」

王占美曰：「難道你不喜歡人哋追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乜可好，煩到乜咁好，煩到乜咁好，煩到乜咁